

文徵明及文氏家族书翰特辑文丛

从华氏旧藏文氏一门书法

看家族交流对明代吴地书法的推动

盛诗澜

明代吴地书法盛极一时，其艺术水准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在当时有『天下法书归吾吴』^①之称。究其原因，固然受经济、市场等因素影响颇多，与本时期当地发达的家族文化也有非常密切的关联。从明代书法史来看，吴门家中的佼佼者，如徐有贞、吴宽、李应祯、祝允明、文徵明等人，大多出自名门世族；参看明代绘画史，《『吴门四家』中沈周、文徵明这两位世家子弟，在当时的艺术地位及影响力要远远大于非世家出身的唐寅和仇英。针对这一事实，本人已先后有《明代家族文化对书法的影响》^②《家族文化：明代江南地区艺术发

展的重要动力》^③等文，探讨家族文化对明代艺术发展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江南多望族，各大家族凭借优良的家族教育、代代相承的文化积累和互动频繁的文化交流活动，不仅大大提升了本家本族子弟的文化艺术水平，更通过家族联姻与师友关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辐射网络，建构出一个理想的艺术场域，推动当地艺术创作的整体繁荣。

在近年面世的无锡华氏家族旧藏文物中，有相当一部分明代书法作品，是以家族文献资料的身份留存至今的。它们有的出自本地其他望族子弟之手，这些作者多与华氏有姻亲关系，如邵宝、秦金、顾杲等等；有的为当时文人及书画家作品，作者多来自与无锡华氏往来密切的朋友圈，如沈粲、李梦阳、王问、唐顺之、杨一清，而尤以吴中士人的阵容最为引人注目，包括徐有贞、吴宽、祝允明、唐寅、都穆、文徵明父子、周天球、王穉登等一大批文士及书法名手。这些被视为家族资料的书法作品甫经面世，就以其重要的史料价值与艺术价值，引起了书史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它们是家族文化推动明代书法发展的重要证据。

在吴中士子中，又以文徵明一门与华氏家族的交游最为突出，因两大家族交游人数既多，持续时间又久，

文化交流的程度也最为深入。文徵明在才子辈出的吴地诸公中，天资并不突出，而能俨然为明代吴门艺坛领袖，其因出身名门而拥有的强大文化链无疑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在《家族文化：明代江南地区艺术发展的重要动力》一文中，本人从其早期教育中超强的师资力量、家族文化积累的延续性以及姻亲支持的稳定性三个方面，论证了家族姻亲网对艺术人才培养的支撑作用。本文则试以华氏旧藏文氏一门书法为例，进一步探讨家族间文化交流对其艺术创作的强化与促进。

文、华两大家族交游情况概述

苏州文氏与无锡华氏是江南吴地两大历史悠久的著名家族，且各有自己的家族交游圈。

以文氏而言，其远祖可追溯至汉唐。文徵明一支乃第十一世宋代名臣文宝后裔，自第二十世文徵明祖父文洪以文学起家，成为代有著述的书香门第。文洪与祝允明祖父祝颢、沈周妻侄桑氏、王毅祥祖父王敏等人交好，^④其子文林（文徵明之父）、文森均有文名，且善书法，与当时李东阳、沈周、吴宽、李应祯等文人名士相友善。故文徵明文师吴宽、书学李应祯、画宗沈周，俱一时之名家。文徵明妻吴氏，为昆山名门吴氏之后，而其妻母夏氏，则为明初绘画名家夏昶之女。文徵明身处这样的家族姻亲网和师友网之中，潜心书画，奠定了其在吴地艺坛的重要地位，也为此后文氏家族以书画光耀千秋确立了基调。文徵明二子文彭、文嘉俱有书名，且在印、画等领域各有所长，至其曾孙文震孟高中状元，而仍以书称，事迹遍天下。文氏弟子众多，钱谦益说：『吴门前辈，自子传、道复，以迄于王伯穀、居士贞之流，皆及文待诏之门，上下其论议，师承其风范，风流儒雅，彬彬可观，遗风余绪，至今犹在人间，未可谓五世而斩也。』^⑤这种世代相承的师生渊源，是文氏

文徵明小像

明 文徵明 书 文徵明小像
制 月 唐 王 穉 登 刻 石 印



史聿光为周道振所摹文徵明小像 无锡博物院藏



無錫華德順示余黃楊集寫本蓋其遠
祖柵翁碧所為詩翁之子貞固所手書
也前集五十篇陳州方子貞為叙續集五十
七篇陳子平為叙此詩洪武丁卯其門
人呂緯文嘗列入梓俞貞木叙之而呂
亦自為之引此有二陳叙而無俞呂之
文蓋未刻前所錄但刻本類分六卷共
五百餘篇而此僅百餘篇又是漫錄豈
選本邪其所分前後自有深意而後人
妄意亂之賴此冊之存猶得考見順德
尚取刻本刊正之庶幾不失前人之意
也加治甲子臘月望衡山文璧書



明文徵明 小楷跋華十頁固手抄黃楊集冊 紙本 縱6.3cm 橫7cm 無錫博物院藏

家族文化的拓展和辐射，并最终确定了文徵明吴中凤雅盟主的地位，也成就了吴门艺坛鼎盛发展的局面。

无锡华家以南齐著名孝子华宝为始祖，北宋时一度徙居汴京，靖康南渡时由华原泉返迁无锡隆亭，元末明初十世孙华贞固遵父华幼武之意，迁居荡口，从此进入繁荣阶段。明清两代，华氏共出进士三十七名，家道日隆，成为当地望族之首。华氏与明清无锡著名望族大户，如邹氏、顾氏、秦氏、安氏、过氏、杨氏、钱氏、嵇氏等等，均保持非常紧密的婚姻关系，各大家族互相所长，融会贯通，带来本地诗文、学术、出版、书画、收藏等文化艺术的整体繁荣。华氏与历代名士的文化交流亦令人称羨，元代华氏家族与赵孟頫、揭傒斯、杨维禎、倪瓚、张雨、郑元祐、柯九思等名家均有书画往来，元人题《贞节堂》《春草轩》二卷更一度轰动书坛，明人沈粲题云：『至今以为盛事焉。』^⑩进入明代，华氏家族交游情况比之元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参与的人数更多、规模更大，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拓展。尤为难得的是，其中一部分交流活动资料通过珍贵的墨迹本传存至今，为家族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无比鲜活的第一手资料。

在这样的背景下看文、华两大家族的交谊，恐怕只能算是双方家族文化交流圈中的冰山一角。饶是如此，已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和书法资料。以文徵明为例，在各类文献中所见其与华氏相关之文章、诗作、手札及题跋，数量相当惊人，且两家人之交流活动几乎贯穿其一生。^⑪周道振先生所辑《文徵明集》以及明隆庆本、清乾隆本《华氏传芳集》中收录文徵明为华氏各代各支族人所写墓铭、碑志逾十篇，包括：《孝祖祠岁祀跋语》^⑫、《南溪华君（华钟）墓志铭》^⑬、《近斋华翁（华辉）墓志铭》^⑭、《华南坡（华坦）墓志铭》^⑮、《明故山东按察司副使华公（华金）墓志铭》^⑯、《鸿山草堂记》（华察）^⑰、《中顺大夫嵩

峰华公(华金)志略》^[14]、《真赏斋铭》(华夏)^[15]、《华尚古小传》(华理)^[16]、《华府君墓志铭》(华钦)^[17]、《明赠奉政大夫兵部郎中华公墓碑铭》(华基)^[18]、《有明华都事碑》(华麟祥)^[19]墓铭、碑志以外,往来唱和的诗作就更多了,《文徵明集》中仅他与华云(一四八八——一五六〇)一人的唱和诗作就多达八首。文徵明为华氏所作各种题跋也极多,其为华夏藏品所作数跋在书史上早已耳熟能详,而他为华云所作题跋数量更多,从正德十五年(一五二〇)题华云所藏元人王渊《寒塘凫雀图》起,至嘉靖三十三年(一五五四)华云携宋陈居中《松泉高士图》索题为止,三十余年中每隔不久必有题跋。至于两家往来手札信件更是数不胜数,《文徵明集》仅收其致中甫华夏三札,致补庵华云两札,但信札的实际数量当然远远不止收入文集的这些。如华氏所刻家族私帖《澄观楼法帖》中,收文徵明致华世禎手札六通,周道振先生将之补录入《文徵明集》(增订本)《补辑卷》中。而从近年面世之华氏旧藏文氏墨迹来看,未收进文集的手札还有很多。以上所述还只是文徵明一个人的作品,在《澄观楼法帖》及华氏旧藏家族资料中,文徵明两位儿子文彭与文嘉的诗作、手札数量也相当丰富,且二人与华氏多位子弟交往随便,关系十分亲密。《澄观楼法帖》中所收文、华两家交游最晚的诗作,系天启甲子(一六二四)文徵明曾孙文震孟为华氏家藏《芝石图》所题诗并跋,此时,距文徵明与华氏相交已有百余年。在这百余年中,两家曾经留下了多少往来墨迹,今人早已无从考证,然从残存资料中,已足可窥一斑。

文、华两家为累世之交,因此,家族中跨代交游的情况十分常见。在文徵明为华氏所作墓铭中不止一次提到,文、华两家从其父辈开始就有交谊。如在他为华氏第十四世华焯(一四五五——一五〇五,字文和,别号裕斋)所书墓志铭中说:『翁与先温州尝有雅故,先君亡,徵明又辱与游。』^[20]说明华焯本人同时与文林、文徵明父子两代相交。文徵明本人颇为长寿,故他与华氏祖孙三代相交的情况也很常见。比如他与著名收藏家华夏(一四九四——一五六七)的交谊一向是明代书法史上一大亮点,他不仅为华夏作《真赏斋铭》,并为其所藏锤繇《荐季直表》、王羲之《袁生帖》及《万岁通天帖》《淳化阁帖祖刻》等详细作跋考辨。实际上文徵明不仅是华夏的朋友,还与其祖父关系密切。他曾为华夏父亲华钦(一四七四——一五五四)作《华府君墓志铭》,此前又为华夏祖父华坦(一四五二——一五四六)作《华南坡墓志铭》。而在华坦《谱传》中也明确提到:『(华坦)虽隐约终身,而所交多当世伟人。如太宰乔(乔宇)、新建王(王守仁)、文庄郡(邵宝)、祭酒邹(邹守益)、待诏文(文徵明),皆契友也。』^[21]文徵明比华夏年长廿四岁,在他之后,文彭和文嘉与华夏又成莫逆交。类似的三世之交还有华世禎(一四八二——一五六六),文徵明有诗云:『祖孙继好兼三世,道谊相看重百年』,文彭为华世禎八十大寿作贺诗云:『道谊交游已三世,长情谁得似君家』;『与君三世交,知君道义敦』。这种累世延续、知根知底的通家之谊,在江南吴地其实并不出奇,但却直接促进了当地文化艺术交流的广度与深度。

华氏旧藏文氏一门书法作品

文、华两家交谊自文徵明父辈开始,历百余年而不衰,期间留下大量的往来诗文、墓铭、碑碣、题跋、手札等作品,因种种原因,这些墨迹本大多遗失。所幸无锡华氏家族素有收集家族文献资料之优良传统,本节所介绍的文氏一门作品,均为华氏旧藏传世墨迹本,以下简称之。

文徵明跋华贞固手抄黄杨集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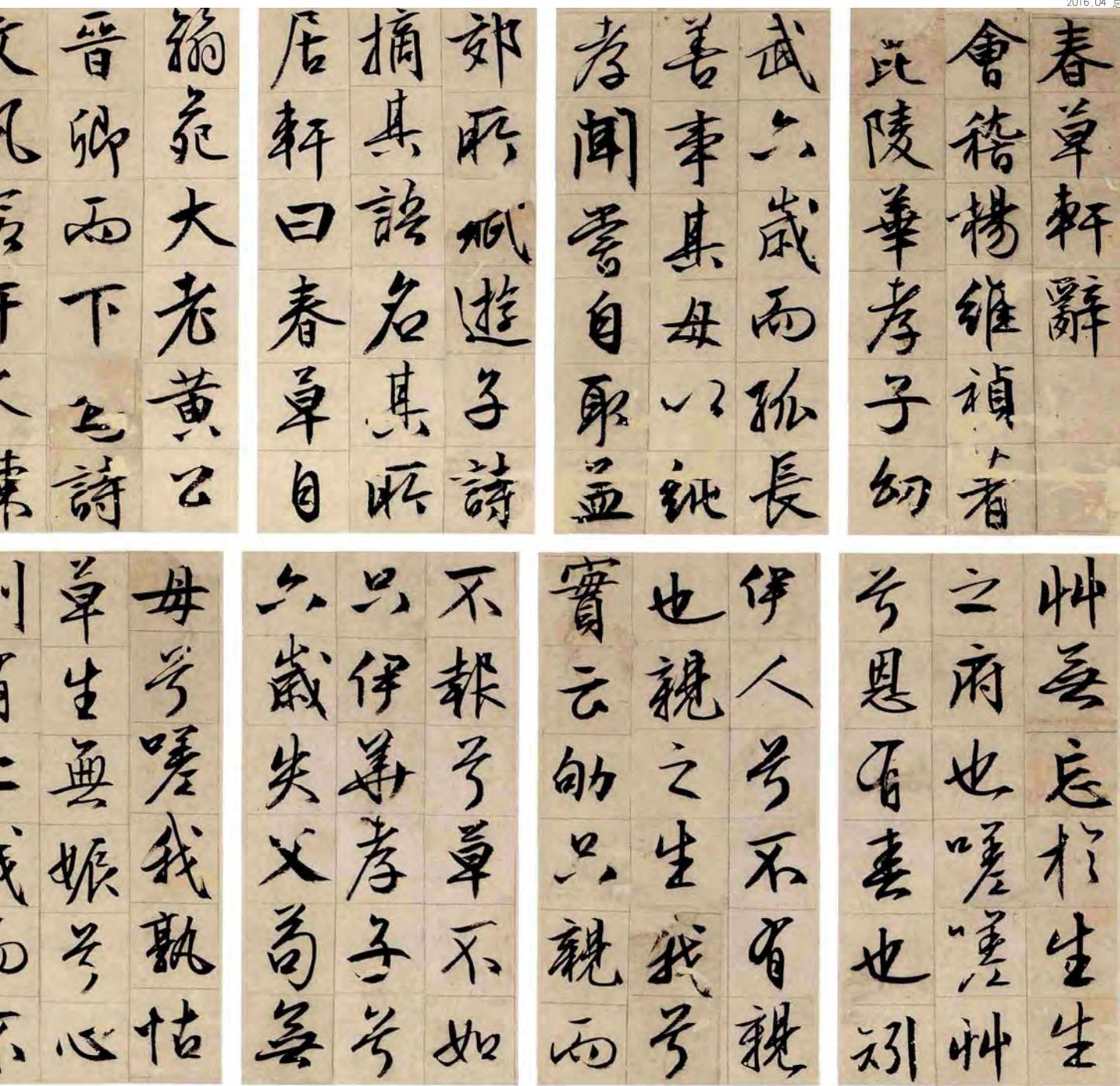
华贞固手抄《黄杨集册》系元末明初无锡荡口(鹅湖)华氏始迁祖华贞固(一三四一——一三九七)手抄其父华幼武诗集,被华氏奉为家族世袭之宝,此前一直秘而不宣,不为外人所知。为此册题跋的明人众多,除文徵明外,另有祝允明、唐寅、钱福、杨循吉、朱选、都穆等等。

文徵明此跋为华氏裔孙华顺德所书,详叙是册版本及流传,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册中明清名人题跋虽多,鲜有考订如此详细者,说明文徵明对华氏家族的情况确实了如指掌。本段题跋为小楷,有明确年款,书于弘治甲子(一五〇四),时文徵明三十五岁。此时文氏虽已有书名,书风尚不成熟。此跋书写拘谨,在跋文前一部分还出现较多笔误,可见文氏书写时的心情是比较紧张郑重的,可能与华氏对本册无比珍视的态度也不无关系。此跋的面世,为文徵明早年书法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标准件,可补史阙,极有意义。

文徵明行书杨维桢春草轩辞册

是册书于乌丝栏纸上,经重新剪贴装裱。所书内容为元杨维桢为华幼武所作《春草轩辞》。杨维桢曾作《同胡太常赋春草轩辞》《春草轩辞并引》,见于著录,均与本册所书内容不同,故该文是一篇华氏旧藏杨氏佚文。款属『大明嘉靖辛丑(一五四一)』,是年文徵明七十二岁。是册书已上石,故较之文氏习见行书,更为规矩,用笔气沉力厚,楷中带行,结体严谨,颇见欧阳询风骨;其收放自如,复有赵松雪遗意,但贯穿始终的仍是文氏晚年习见的《圣教》笔意。

文徵明曾不止一次为华氏抄录元人题春草轩文,以供家族上石之用。如嘉靖癸巳(一五三三)他为华鐸书元张翥《春草轩记》,为文氏传世墨迹中不多见的隶书大字,时文氏六十四岁。当时由吴郡吴仁培镌石,后墨迹本佚失,石刻亦散失。清初华珑父子寻回十九方,无锡博物院藏其拓本。



文徵明和陶九日闲居诗及二文信札册

(二〇一五年第八期《中国书法》已发)

本册为合集，含文徵明《九日闲居》诗四开、文徵明信札一开以及文彭致文元肇信札一通七开。文徵明此诗题为「九日闲居用渊明韵」，收入《莆田集》三十五卷本卷五，周道振辑《文徵明集》（增订本）。诗后云：「右录呈补庵先生正之。徵明拜稿。」表明此诗写赠华云。诗作以行草写成，书法结字与笔画仍可见黄庭坚、沈周之痕迹，但已具备文氏自己面目，运笔苍劲、潇洒，虽未署年月，当为其七十岁以后的作品。

册中文徵明信札一通一开，仅数十言，上款「□卿」，未详何人。此札书法极佳，应是文氏晚年手笔。后有文彭付其子文元肇信札一通七开，纯属家信，信笔写来，不拘绳墨。

文徵明、文彭、文嘉与华氏信札册

全册收入文徵明信札八通十开，其中，致华泮七通，致华云一通。又文彭信札三通六开，其中，一通致华世祯，两通致华夏。最后一通是文嘉致华夏的信札。

此前研究文徵明交游情况时，一向不知有华泮（字师鲁，一字汝鲁，号晋斋）此人，而实际上他与文徵明为世交。华泮的曾祖父华炯（一四二八——一五〇四），是著名印刷家华燧的兄长，家财巨万，藏书甚众，且其中不乏历代古籍珍本。祖父华基（一四六四——一五一七），文徵明曾为作《明赠奉政大夫兵部郎中华公碑》。父亲华钥（一四九四——一五三九），嘉靖二年（一五二三）进士，博学通经，尤深于《礼》。受家族影响，华泮本人亦善诗，徵明信中称之「师鲁文学尊兄侍史」，又有「承示教佳篇，捧读健美」诸语，可知两

誠何望於草兮
而春為母也春
於秋兮秋為鬼

請姑為銘辭以
書其軒楹云
草生於春而教

又因子平教余
文余不敢援筆
釐秀武復求余

引郊以論孝子
事極剴切而有

明 文徵明 行书杨维桢春草轩辞册
纸本 每开纵30cm 横15.6cm 十五开 无锡博物院藏
春草轩辞。会稽杨维桢著。昆陵华孝子幼武。六岁而孤。长。善事其
母。以纯孝闻。尝自取孟郊所赋游子诗。摘其语。名其所居曰春草。
自翰苑大老黄公晋卿而下。为诗文凡若干人。陈子平甫为之记。引郊以
论孝子事。极剴切而有警。幼武复求余文。余不敢援笔。又因子平致
余。请姑为铭辞。以书其轩楹云。草生于春而杀于秋兮。秋为鬼而春为
母也。春感何望于草兮。草无忘于生生之府也。嗟嗟草兮。思有春也。
知伊人兮。不有亲也。亲之生我兮。实云劬只。亲而不报兮。草不如
只。伊华孝子兮。六岁失父。苟无母兮。嗟我孰怙。草生无娘兮。心则
有仁。我而不仁兮。草不有春。名轩以草兮。春晖杲杲。嗟嗟我心兮。
罔极我哀。大明嘉靖辛丑。长洲文徵明为孝子十一世孙沂重书。

沂重書
孝子十一世孫

心兮罔極我吳
大明嘉靖辛丑
長洲文徵明為

名軒以州兮春
暉杲杲嗟我

人往来诗文化交流颇多。七通信札的书法风格一致，而落款日期也是顺序安排，故推测书于同一时期。在第三通信札中，提及文徵明妻子将于出月初四举殡。因文妻吴氏卒于嘉靖廿一年（一五四二），可知这数通信札当作于文徵明七十三岁至七十四岁之间。据信札内容与书信频率看，文徵明与华洋的关系相当亲密，可惜留存至今者仅此七通。

册中另外几位致信对象——华云、华夏、华世祯，都与文氏父子交游甚密，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都有，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值得一提的是，从文彭的两封信札中，又见华氏家族另外几位的身影。如其致华夏信中提到：『若余溪家有人入京，不惜片楮，以慰悬念。』余溪指华舜钦，字叔俞，号余溪，更号二如，嘉靖辛丑（一五四一）进士，官瑞州知府。《澄观楼法帖》所收文彭致华世祯信札中亦多次提及他，如『诸情种种，俟余溪归更述不备』、『余溪、一山在此相处甚密，无异鹅湖，但少吾兄耳』等等，可知交谊匪浅。又文彭致华世祯信中称：『每于豫庵处询知动静安好，深慰远怀』，致华夏信中称：『但得豫庵在此，与之同事，差不落寞耳』，豫庵即华启直（一五三三—一五九七），华舜钦子，嘉靖四十一年（一五六二）进士。由此可知文彭与华舜钦父子二人俱交好。

在文徵明致华云信中，提到与无锡另一望族秦氏相关事宜。秦氏与华氏世代联姻，而《文徵明集》中也收有秦氏子弟撰写的墓志铭，可证吴地家族交往的辐射性，本文不再展开。

文徵明、文彭与华世祯信札卷

是卷收文徵明、文彭父子致华世祯手札十

卯角團旋列白顛一迴見面

一泓結祖孫雖好重三世是

祖相看重百年歲月吟踪書

卷裡江湖盪嘆酒尊前喜修

故事頌 為寄新詩續

舊編 蕩然似 十四

西橋與友契家

湖橋西去滿園花少年年耳

樂未涯道經交游之三世長

情誰得似東家奉素

西樓與吳長兄先生

不亦弟文選年

惟君少曠達以今為存子十未

且子今也抱諸孫其地本世私心

時一抄之君之志其知君道義

故再觀其石圖文新珠璣璠

海照之何世之於世後 文選

久聞吾問辨而所為情但

吾是安之而正令人感

德世之

余語一山之山年得

年步而轉環感立經

之存孰有愈於

吾是也年之守困於

世為而道之入於

《澄观楼法帖》共四卷，系清代无锡荡口华氏所刻私帖。原刻石现已残损不全，藏无锡荡口华氏老义庄。无锡博物院藏《澄观楼法帖》拓本四册，为周道振先生1987年所捐献。根据第一册所存原帖第一、二卷目录，与拓本中的实际内容微有不同，说明此帖曾经散失，现存四卷已不完整。

石帆集跋二十六字也
兄不厭重複也 藝又抄

奕世通宗義 親相重
愧我未閒身 風流作達
黃筆書 游海交情白
報秋老去為 酬三畝宅
朝奉已是 旬人妻
好進長生病 學多忘
差更於 事 壽
大老西樓長足 和嘉

舊人逢 過空齋 安
命之江 疏了 後日 空於
但得交於 存心 須知 不
後 寧 志 矣 可
枝友人与 製在 以 為 經 所
而 且 之 鼻 不 之 心 解 之
幸 一 成 之 亦 清 以 為 何 如
錦 項 物 一 枚 奉 令 孫 極 親
妙 音 如 該 情 鐘 之 候
余 汗 歸 一 更 述 不 備
六月廿五日 弟文之拜
西樓老長足先生

清 华氏私刻 澄观楼法帖三文手札拓本（部分） 纸本

明文徵明、文彭、文嘉致华氏信札册

向承

速顧勿遽失款至令塊悚

可委壽安堂記

雅意以原石得控辭和

善名之筆以石之副

明文徵明 行书致华云札（文徵明、文彭、文嘉致华氏信札册）
纸本 每开尺寸不一 十九开 无锡博物院藏
向承远顾，勿遽失款，至今愧悚。所委寿安堂记，雅意所属，不得控辞，
弟无劣之笔，恐不足以副来辱之意耳。嘉仪郑重，祇领感忤，使还，草草
奉覆，不宣。徵明顿首奉覆从龙进士尊兄侍史。腊月七日。

来为之一喜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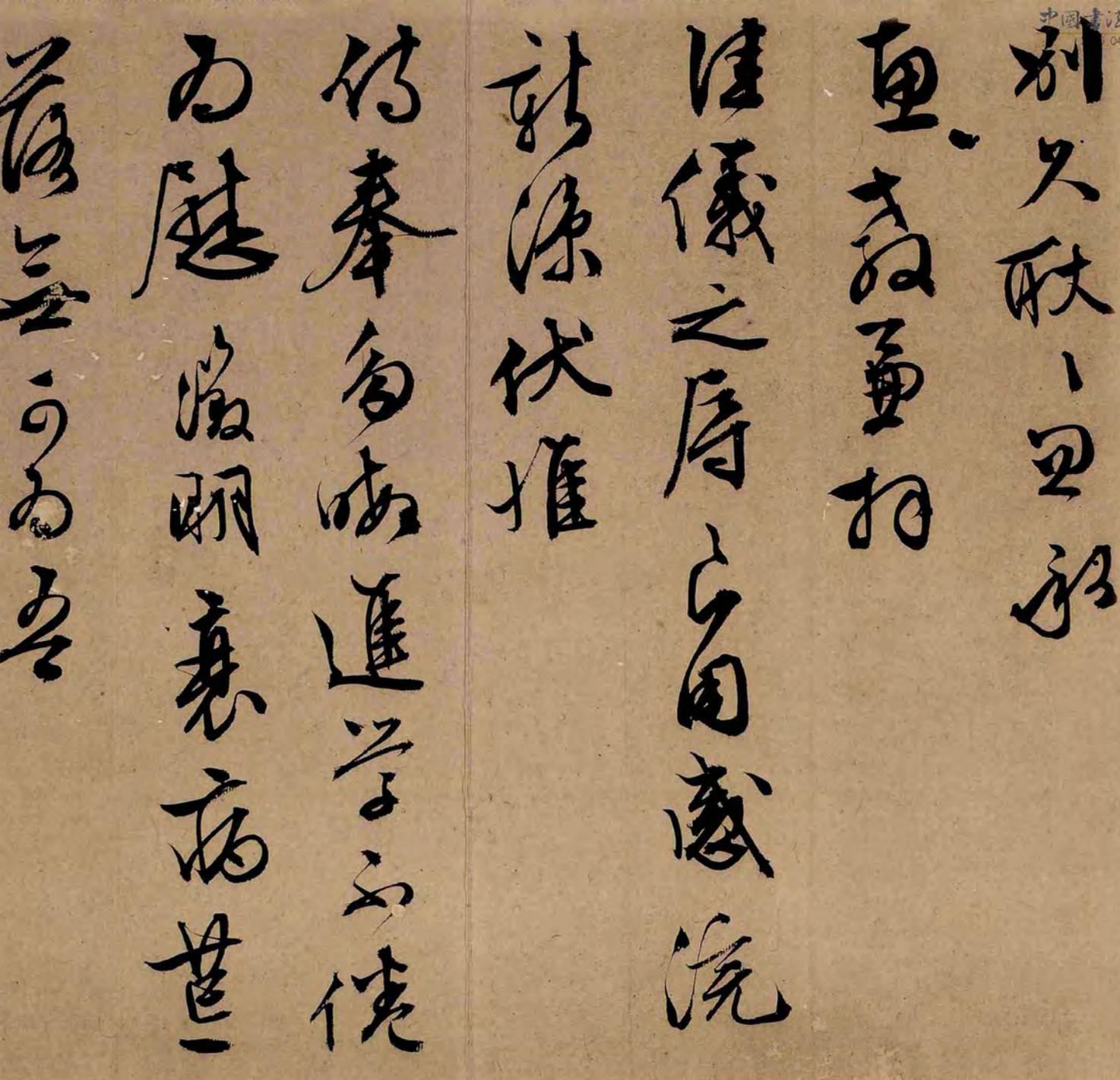
嘉儀鄭重禮

領感 忭使 遷單 奉

費石室 為明 頓令 奉表 存

從 請 進士 先生 尊史 傳史

臘月廿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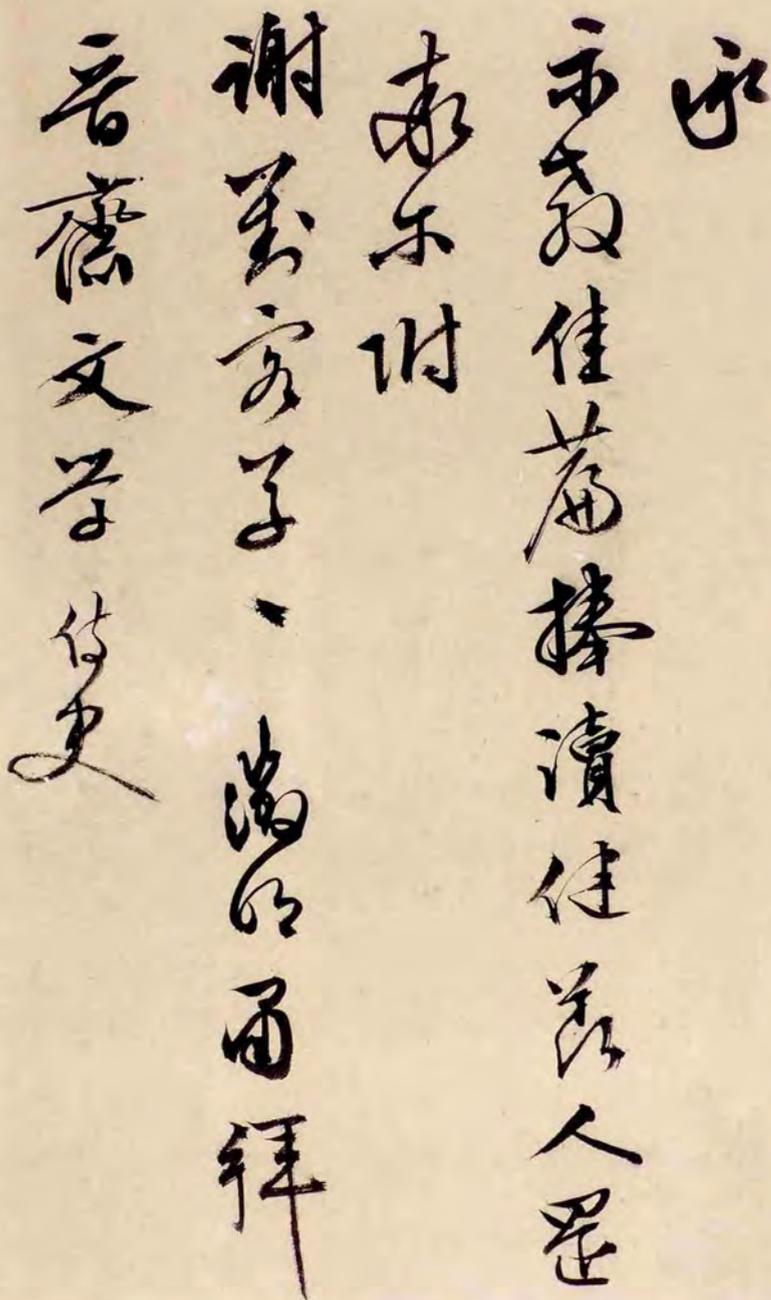


通，其中文徵明九通、文彭一通，合装成一卷。这些手札均不见于华世禎后人所刻《澄观楼法帖》，可见也曾经流失在华家之外。文徵明九通信札的书风颇为一致，当书于同一时期。据其中一通所提及量田之事及『鸿山（华察）既有意其事，想必有成匠』句，结合明代无锡量田清赋的时间，推断这批信件当写于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至嘉靖三十三年（一五五四）之间，时徵明八十四至八十五岁间。文彭致华世禎信札书于戊午（一五五八），这一年文彭六十一岁，而文徵明已八十九岁，距其去世仅一年。时年文彭得一曾孙，文徵明已至五代。关于本卷及前述文徵明、文彭、文嘉与华氏信札册，本人另有专文论述，^②此处不赘。

除上述墨迹外，还有一些绘画作品，如文嘉《二泉图卷》，后附李梦阳、吴宽、秦金、邵宝等人题诗，虽为华氏旧藏，但不能从中清楚看出家族交流活动，故本文略去不谈；另有一些入碑者，如《澄观楼法帖》中所收文徵明、文彭、文嘉、文震孟等人书法，虽亚墨迹一等，但文、华两家交流情况及书者的基本书法形态都清晰可见，可作为家族交流研究的有益补充。

文、华家族交流对书法创作的推动

关于家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形式，本人在《明代家族文化对书法的影响》一文中曾作归纳，认为大致呈现以下三种形式：（1）以书院讲学为形式的学术交流；（2）诗文唱和、结社聚会的文化交流；（3）家族的书画收藏与交流。不容忽视之处在于，无论哪种形式的家族交流，都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体现出非常鲜明的日常性特征。不论是互出所藏的相与评鹭，还是徜徉山水的雅聚酬唱；不论是酒酣耳热的尽兴娱乐，又或是尺素传情的随意自然，它们都是家族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明代江南家族之间伴随着艺术创作的各种文化交



明 文徵明 行书致华洋札之二（文徵明、文彭、文嘉致华氏信札册） 无锡博物院藏
承示教佳篇，捧读健羨。人还，率尔附谢，对客草草。文徵明拜晋斋文学侍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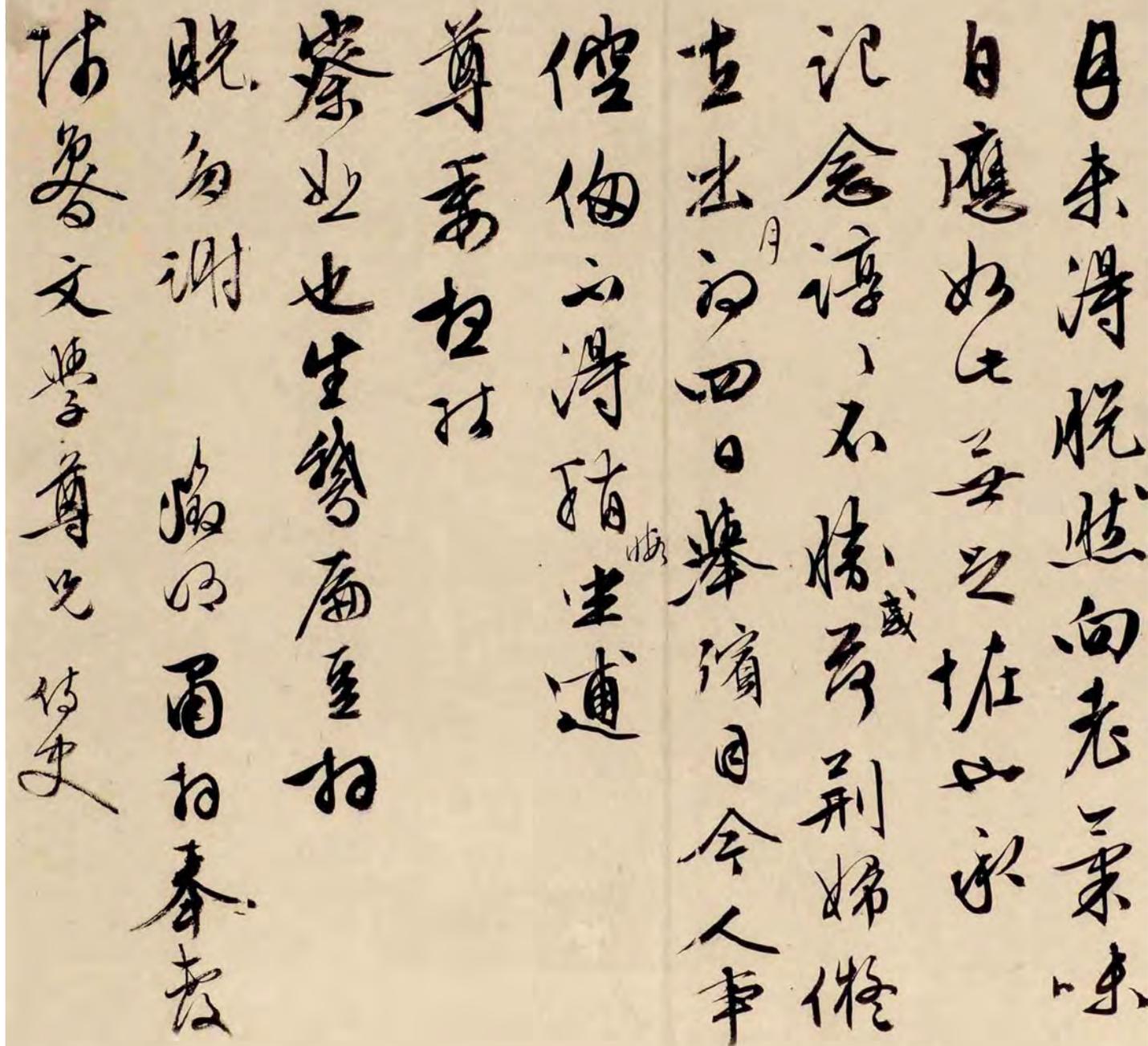
明 文徵明 行书致华洋札之三（文徵明、文彭、文嘉致华氏信札册） 无锡博物院藏
比为疮毒所苦，侵寻亦累月未得脱，然向老气味自应如此，无足怪也。承记念，谆谆不胜感荷。荆妇拟在出月初四日举殮，目今人事倥傯，不得稍暇，坐通尊委，想能察恕也。生鹅扁豆拜祝，多谢。文徵明拜奉覆师鲁文学尊兄侍史。



境相比前述信札的轻快跳跃，迥然有异。若再以这两通信札与其写给儿子文元肇的家信相比，则通家之谊与父子之情到底还有亲疏之别，纯家书写得更为随意，各种坊间八卦与时事轻松道来，又娓娓而谈如何为人处事，书写不计工拙，笔墨变化不大，写错处则随便涂改，通篇萧散闲逸，别有风致。家族文献中类似的对比十分常见，相当有趣，也很值得关注。

第二，在家族交流中诞生的书法墨迹往往出于实用的目的，故作品面目会与艺术创作有所区别，从而为书法史呈现出更为多元、更加丰富的书法面貌。以华氏旧藏文徵明作品为例，其中有不少书作并非明代书法史上常见的典型面貌，可作为书法史研究的有益补充。例如文徵明跋华贞固手抄黄杨集册，是文徵明三十五岁时所写。徵明四十岁以前的小楷，此前仅见故宫博物院藏《致吴参政十札册》中的《自王英去后札》《自家叔回时札》及《华诞称祝札》三札，被称为文徵明此阶段小楷的重要标准件。其中，前两札均写于一五〇四年，与本跋同年。但比较两者书风，却有明显的差别。文徵明写给岳父吴愈之小楷，结字、用笔均带有非常明显的欧阳询痕迹，并且这种欧书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其四十余岁时的信札中；而本跋书法用笔清劲，结字较扁，捺笔较重，却有较多古意，似受倪瓒等元人影响，并或上溯晋人。由此可见，文徵明早岁习书，其师承确乎是十分广博的，对晋、唐、宋、元诸名家均有涉及，因此其早年书法面目也比较多样。但此时文氏虽已有书名，书风尚不成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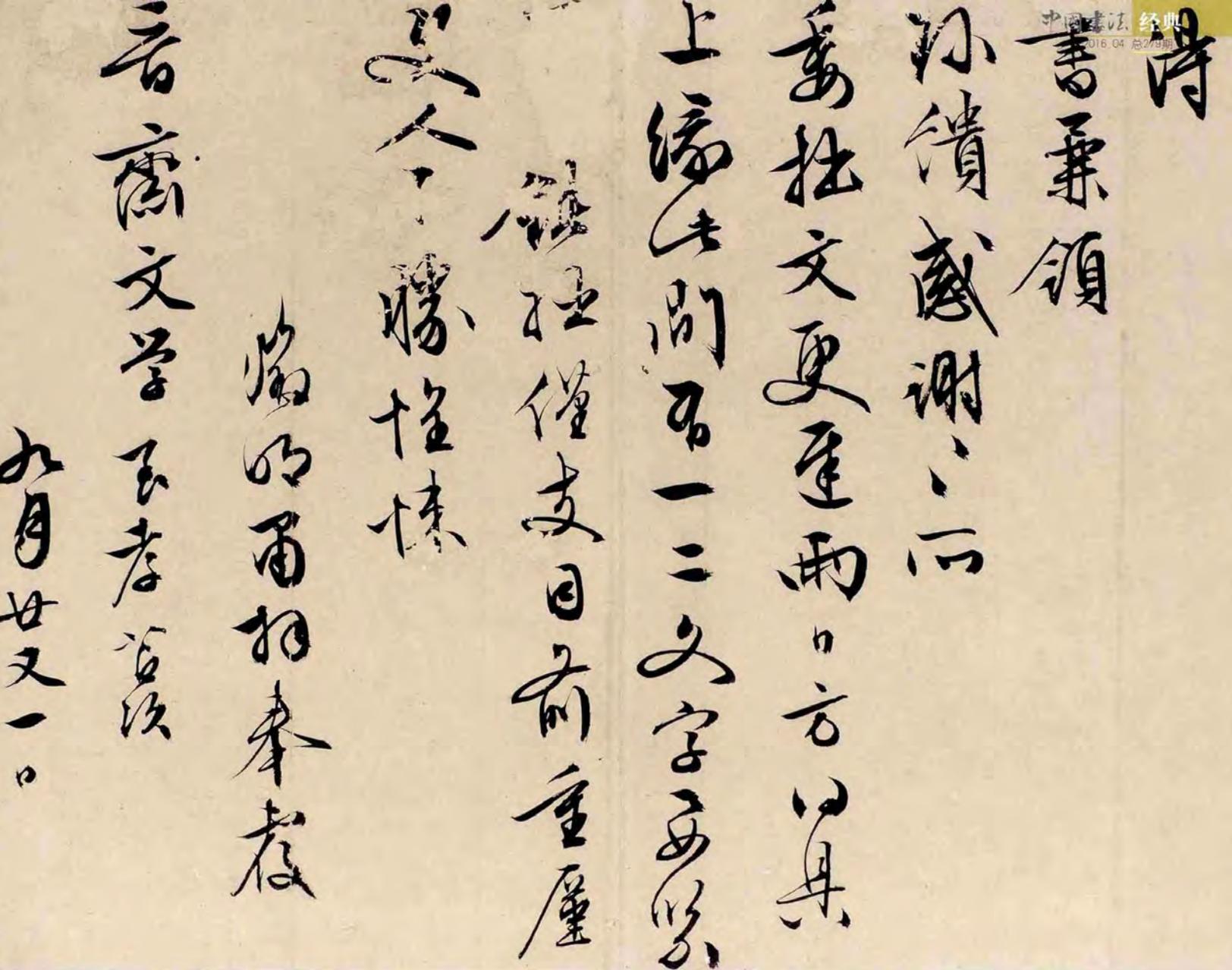
又文徵明行书《杨维桢春草轩辞册》，是文徵明七十二岁时的作品，曾经有研究者在观摩该作实物的时候，认为写得很不好，不敢认作文徵明的亲笔。但此作为文徵明应华氏后裔华沂之请而作，在当时即已上石，且有拓片留存，是传承有绪的家族文献，绝无作假的可能。由于在书写时文徵明很清楚本作品用以上石的实用



功能，因此该墨迹本的书法风格较之文氏习见行书，确实更为规矩，甚至显得有点拙。但细察其笔法，文氏晚年习见的典型用笔贯穿其中。这就说明，传统书法史主要以书家艺术作品入史的做法其实并不妥当。张金梁先生曾提出『浮云』与『树林』的说法，认为众多书法史的撰述，『由于限于资料匮乏和著述体例局限，基本还处于风格史模式之中，即主要记载研究部分有影响的书家，而难以呈现当时书法的真实面貌』。^[23]事实还不仅如此，对于那部分有影响的书家，如果对其风格资料的收集过于单一，则同样难以完整还原并呈现其书法的真实面貌。家族交流中所留存的那些书法墨迹，因书写时并不出于艺术性的目的，却面目多样、真实鲜活，应被作为评判书家不同风格的标准件。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澄观楼法帖》中文嘉的一首贺诗。文嘉比华世禎小二十余岁，而仍交好，以兄弟相称。其寿诗乃贺华西楼八十岁所作，即书于一五六一年，此时文嘉已六十出头，可算晚年。文氏父子三人中，以文嘉书法最为细弱，但王世懋云：『休承晚年书奇进，几不减京兆。』^[24]传世文嘉作品多见其细弱的一面，但这首『奕世通家』七律贺诗却写得一般，用笔劲爽明快、老练潇洒，早年那种纤细的笔道已不见。其中不少笔画还有枯笔，『徐』字的右边尤其写得苍涩有力，不亚于文彭之书。

第三，家族文艺交流的互补性对艺术创作可起到积极的强化作用，这一点在文、华两家的交往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不同的家族一般都有各自不同的家族文化特性，有的雅好收藏，且家境富裕，如华氏；有的鉴赏能力甚高，却未必有能力购买最好的巨迹，如文氏。当然文氏本身也有收藏，而两家所藏的内容则各有偏重。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家族之间的文艺交流，可进行资源共享，互通有无。文徵明父子的书画鉴赏眼力极好，但购买力较弱。比如一五三〇年文嘉于鬻书人处获得见三卷



明 文徵明 行书致华洋札之四（文徵明、文彭、文嘉致华氏信札册） 无锡博物院藏
得书兼领珍贶，感谢感谢。所委拙文更迟两日方得具上，缘此间有一二文字要紧□□，
钝拙仅支目前，重平使人不胜惶悚。徵明肃拜奉覆晋斋文学至孝苦次。九月廿又一日。

《淳化祖石刻法帖》，徵明知道华夏已经藏六卷古本，质量极高，而华夏『以不全为恨』，『亟报中甫以厚值购得之』。^[25]《阁帖》古本十分珍贵，文氏一方面无力购买，另一方面又知华夏『以不全为恨』，遂成人之美，由财力雄厚的华夏『以厚值购得之』，两大家族优势互补，促成了名帖的传承，成就了鉴藏史上的一段佳话。华夏《真赏斋帖》所刻巨迹数种，多经文徵明鉴定作跋，通过细致的考辨，肯定并提高了华氏收藏的文化价值。而文家也经常向华氏借观藏品，以开阔眼界，并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鉴赏水平。《文徵明集》中收《致中甫札》三通，首通说的就是向华夏借观帖事：『早来左顾，匆匆不获款曲，甚愧。承借颜公帖，适归，仆马遑遽，不及详阅，姑随便驰纳。他日入城，更望带至一观，千万千万。』^[26]

从表面上看，华夏通过文氏父子的题跋提高自己藏品的地位和品质，而文氏父子则于其丰富的书画收藏中获得了艺术上的提高，似乎只是各取所需。但实际上两家的关系并不止于互利。作为有着累世通家之谊的契交，他们之间的交流与探讨是平等的，带有一定的学术性，又显得随意而自然。嘉靖丙辰（一五五六）四月，文徵明长子文彭过华夏真赏斋，这样记录当时的情景：『是日，绿阴清昼，庭无杂宾，新茶初熟，尽阅所藏法书名画，恍然不知有身外事。』^[27]庭无杂宾，文彭如在自己家中一般，尽阅华夏所藏法书名画，这是何等自在和畅快。华氏旧藏文彭于一五六三年致华夏的信札，先谈家事，随即又说道：『近日此间一友，用钱二百，收得柳公权书兰亭诗，前有祐陵题签，后宋黄伯思跋，丝绸上书，表作册子，亦是宋内府物。今已将梨木草草刻成，尚未完，先寄一纸去，亦可以见天地奇物，流传世间，但有造化者乃得之也。』此卷今藏故宫博物院，专家定为晚唐写本，非柳公权所书，黄伯思跋亦不真。但从文彭的语气看，定之为真迹。且明代以

向辱

顾访日、不能奉

款得蒙心

须寿诗草、具

上石之心副

雅意如、锦帕二方物任

奉祝

尊夫人起美枉饋恒切

微明肃拜

师鲁文学契家

腊月廿九日

明 文徵明 行书致华洋札之五（文徵明、文彭、文嘉致华氏信札册） 无锡博物院藏
向辱顾访，匆匆不能奉款，得罪得罪。须寿诗，草草具上，不足以副雅意，如何如何。
锦帕二方，聊往奉祝尊夫人遐算，轻渎惶恐。徵明肃拜师鲁文学契家。腊月廿九日。

后，因普遍认定为真迹，卷后有多人题跋，包括王世贞、莫是龙、文嘉、张凤翼及清代王鸿绪等人，均为真迹原跋。此信所论，并不涉及文、华两家利益，纯属好友之间的随意聊天。文彭因得见此『天地奇物』，不禁感慨造化，于是迫不及待要与兴趣相投的华夏分享此事，且因信使『一面即归』，不得尽兴而颇觉遗憾，又请华夏务必回信，『不惜片楮，以慰悬念』，信末并『切恳切恳』，可见绝非客套，而是发自内心的期待回复。这样的学术交流，毫无功利性，表现的是文彭真实的鉴定感悟，十分珍贵。

家族交流的互补对书画艺术创作的推动与促进，似乎表现得并不直接，却在客观上提高了文、华两大家族成员的综合艺术素养。以文徵明与华洋的交往为例，华洋本人以诗文见长，故两人主要是诗文往来和切磋，如手札中『承示教佳篇，捧读健美』、『使至辱书，兼领高篇，多谢雅意』、『所委拙文更迟两日方得具上，缘此间有一二文字要紧』、『所须寿诗，草草具上，不足以副雅意，如何如何』等句，都是诗文方面的互动。但文徵明为书画名手，华洋也不免受其影响，表现出对书画的喜爱，故在其中的一通信中，文徵明写道：『所付高丽扇虽佳，然不可着笔，不能仰副盛委。』文徵明与华云的交往也是如此。华云本人学问深厚，以诗文见长，其早年『从二泉邵先生，益自淬励。及闻阳明先生之学，复往师之。同游若陆清伯、徐日仁、诸扬伯辈，皆友善也。阳明尝语同游者曰：华从龙廊庙器也』。^[28]但华云同时也是明代著名的收藏家，『吾郡项太学（锡山）、安太学（安国）、华户部（华云）辈，不吝重费收购，名播江南』。^[29]据《文徵明年谱》可知，在长达三十余年的时间里，文徵明持续不断地为华云历年所收书画作品题跋作诗，可以想见，文徵明对华云的收藏行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这种互补与交流的过程中，两人情谊日渐深厚，文徵明先后为

使玉辱

書董領

高菴多謝

雅意心付高表扇雅佳然

石可著者筆石結帖刻

盛委谨随返役

上方

合旬垢

函羽甬拍奉表

泓春文学契家

二月七日

明文徵明 行书致华洋札之六（明文徵明 文彭 文嘉致华氏信札册） 无锡博物院藏
使至辱书，兼领高篇，多谢雅意，所付高丽扇虽佳，然不可着笔，不能仰副盛委，谨随
使返上，方命勿怪，徵明肃拜奉覆汝鲁文学契家，二月七日。

淑羽比来病况惜、好云
 好挾四方道、美皆置不辦
 惟
 執事心焉口夕存、因以得
 稍百耳、教廉
 又人無遠、新棟念、面棟
 尚三子、尚白、評
 上

华云创作了数不胜数的书画作品。如华云于嘉靖九年（一五三〇）收得文徵明于正德庚午（一五一〇）为钱尚仁所绘《洛神图》，上并有祝允明于同年四月所抄《洛神赋》，遂请文氏重跋于上。文徵明还先后为华云补制家族文献《绿筠窝卷》（一五三一），为画《西斋话旧图》（一五三四）、《观瀑图》（一五四〇，并题）、《细笔白描写生十幅》（一五四八）、《玉兰图》（一五五一，并诗），并为书小楷《文赋》（一五四七）。直到嘉靖三十五年（一五五六）三月，文氏仍以八十七岁高龄画《墨蕙》图以谢华云赠蕙花。^[30]由此，因家族交流与互补所带来的书画繁荣，在文徵明与华云的相交过程中得到了清晰的呈现。

注释：

[1]（明）王世贞：《艺苑厄言》，附录三，《弁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

[2] 盛诗澗：《明代家族文化对书法的影响》，《全国第七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黄河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第二四九—二六二页。

[3] 蔡爱国、盛诗澗：《家族文化：明代江南地区艺术发展的重要动力》，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第八届学术大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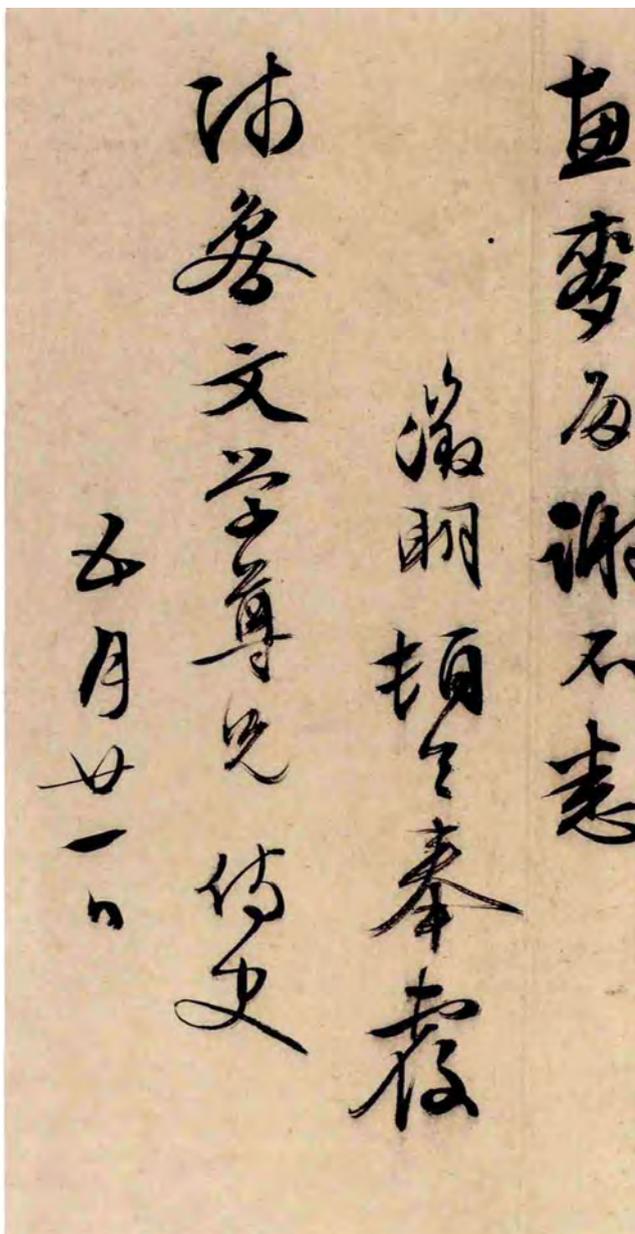
[4] 凌利中：《文徵明家族的文脉及早期艺术活动》，《东方早报》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5]（明）钱谦益：《陆少卿师道》，《列朝诗集小传（下）》丁集中，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第四七四页。

[6]（明）沈采：《贞节堂引》，（明）华守方等《（嘉靖）华氏传芳集》，《华氏谱略等·无锡文库（第三辑）》，凤凰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第四十七页；无锡博物院藏《明贞节堂诗卷》存此文墨迹本后半部分。

[7] 参见周道振、张月尊辑：《文徵明年谱》，百家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

[8]（明）华察：《（隆庆）华氏传芳续集》卷十六，《华氏谱略等·无锡文库（第三辑）》，凤



明文徵明 行书致华洋札之七(文徵明、文彭、文嘉致华氏信札册) 无锡博物院藏
徵明比来病冗，愤愤略无好怀。四方通责皆置不办，惟执事所委，日夕在心，因不得稍闲耳。数草使人无任惭愧。今一面□□，三五日间即课上也。惠麦多谢，不悉。徵明顿首奉覆师鲁文学尊兄侍史。五月廿一日。

- 凤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第一五二页。
- [9] (明) 华察：《(隆庆) 华氏传芳续集》卷十六，《华氏谱略等·无锡文库(第三辑)》，凤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第一九八页。
- [10] (明) 华察：《(隆庆) 华氏传芳续集》卷十六，《华氏谱略等·无锡文库(第三辑)》，凤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第二〇〇页。
- [11] (明) 华察：《(隆庆) 华氏传芳续集》卷十六，《华氏谱略等·无锡文库(第三辑)》，凤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第二〇六页。
- [12] (明) 华察：《(隆庆) 华氏传芳续集》卷十六，《华氏谱略等·无锡文库(第三辑)》，凤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第二二八页。
- [13] (明) 华察：《(隆庆) 华氏传芳续集》卷十六，《华氏谱略等·无锡文库(第三辑)》，凤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第二二八页。
- 凤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第二四二页。
- [14] (清) 华莘亨：《(乾隆) 华氏传芳集》卷五，《华氏谱略等·无锡文库(第三辑)》，凤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第三四八页。
- [15] (清) 华莘亨：《(乾隆) 华氏传芳集》卷六，《华氏谱略等·无锡文库(第三辑)》，凤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第四一三页。
- [16] (明) 文徵明著、周道振辑校：《文徵明集(增订本)》(中)，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第六二四页。
- [17] (明) 文徵明著、周道振辑校：《文徵明集(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第一四九九页。
- [18] (明) 文徵明著、周道振辑校：《文徵明集(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第一四九九页。

- 一五一五页。
- [19] (明) 文徵明著、周道振辑校：《文徵明集(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第一五一七页。
- [20] (明) 华察：《(隆庆) 华氏传芳续集》卷十六，《华氏谱略等·无锡文库(第三辑)》，凤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第二〇〇页。
- [21] 《南坡府君宗谱传》，(清) 华莘亨《(乾隆) 华氏传芳集》卷五，《华氏谱略等·无锡文库(第三辑)》，凤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第三七一页。
- [22] 盛诗澜：《新发现文氏父子致华家手札价值论》，《书法》二〇一三年第十期，第三十九—四十二页。
- [23] 张金梁：《明代书法史探微》，时代文艺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版，《自序》第一页。
- [24] 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藻鉴·书记事》，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第一七九页。
- [25] 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百家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四二九页。
- [26] (明) 文徵明著、周道振辑校：《文徵明集(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四年版，第一三九八页。
- [27] 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百家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六六七页。
- [28] (明) 马森：《明奉训大夫南京刑部江西司郎中致任补庵华先生墓表》，华察《(隆庆) 华氏传芳续集》卷十六，《华氏谱略等·无锡文库(第三辑)》，凤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第二三二页。
- [29] (明)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下，中华书局一九九七年版，第六五四页。
- [30] 周道振、张月尊：《文徵明年谱》，百家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六六五页。

作者单位：无锡博物院
本文责编：赵际芳 苏奕林